

四
書
解
瑣
言

四書解理言卷二

青浦方祖範香宇著

受業門人叅可

男春熙虎泉

編次

恩普卹如

孫宗純心一校

論語下

從先進精義云。文弊則救之以質。集註云。欲損過以就中。一櫟
發明夫子維世深心。然註語該得。程子救弊之言。精義却無。集
註就中之意。又如蒙引。鱗士諸說。從先進卽從周。欲復文武周

公之舊所言亦是而不知挽回風俗。匡救人心。則從先進。比從周用。意尤深切。故惟集註一語。顛撲不破。更無漏義。

言語政事文學。僅得聖人之一體。而各以才著。然才亦必本於德。言語非口給。政事非襍霸文學。非浮華。纔是聖門高弟。而足繫聖人之思。

聖人於弟子。無稱字之例。此言閔子騫者。講家謂卽人言。不知人言而夫子述之。卽子言也。獨胡氏於篇首總序云。此篇閔氏門人所記。故稱字。當是的解。而吳氏疑集語者之誤。殆非誤也。孔子以兄子妻南容。一事而論語兩誌之。固弟子各記所聞。道。

理亦互相發。集註於前云。以其謹于言行。於此云。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參觀互證。見謹言爲持躬之要。聖人所以取之者。獨具隻眼。

死生人鬼。理無二致。謝氏故謂夫子深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呂氏亦謂此所以答子路。非拒之之辭也。然實透過一層說。在夫子當日。只重事人。知生上說。未能焉能。未知焉知。是因于路於事人。尙有未盡。所以生尙有未知。故欲其反而求之於近。此當下實地工夫。學者所當致力。却不侵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謂是拒之亦得。

哀公憂用不足。問於有若。季孫欲以田賦。訪於仲尼。長府之爲其在斯時乎。爲長府則用田賦矣。稱魯人者。君大夫共主其議。故無專詞也。南軒張氏亦有示人以崇利聚斂之說。

冉求爲季氏聚斂。只設法取盈。惟科報最。冉求以政事之才。用之聚斂。語類云。必有非他人所及者。與桑宏羊之工權筭。以奪民財。王安石之立新法。以變國制。尙屬有間。然而聖人猶深惡而痛絕之如此。是卽杜漸防微。爲萬世之炯戒。非但以責冉求也。

子在兩字。信得夫子一身道統。係天生夫子。必不使之罹于

患難與夫子匡人其如予何同一見地。

有民人而思所以治之有社稷而思所以事之隨所經歷體驗何必非學。然不讀書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於事何由恰當。後世陸象山王陽明以朱子格物致知之論爲支離。卽此何必讀書之見也。使其言果是。夫子又何惡于子路。

千乘之國八句一滾說下。正見率爾氣象。不止對時不推讓也。所以率爾處固是氣質剛勇。亦由抱負素優急欲自試。

邢疏舍置也。鏗投瑟聲。蒙引申之曰。鏗爾連下句讀。非是。按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四絃。鼓瑟並不操之在手。豈可

言置言按。舍字當作止字解。言停瑟不彈而起對也。上文鼓瑟希。希則欲舍未舍。故餘音鏗爾。見其悠游有餘。從容不迫。與上率爾作反對。此記者微意。是鏗爾當連上句讀。若爲舍瑟聲。若無意義二字。徒成贅語。如云鼓瑟希。舍瑟而作。亦無不可。只就曾點舉止動作之間。氣象從容優裕。便有風浴詠歸一段樂意在內。

浴乎沂。浴非裸浴之浴。集註以爲盥濯。既精確。而猶以風爲乘涼者。仍包氏舊註而誤。莫春非乘涼之時。春風爲和煦之風。輕微澹蕩。長養萬物。點與童冠。此際此時。神怡意適。冲融和平。真

有與物皆春之意。豈當以乘涼言之。

夫子疏水曲肱。樂無不在。所樂何事。未易舉以示人。却被曾點道著。喟然一與默相契合。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聖心樂意。如繪諸春風數語之中。

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者。率性而行。曾中無纖毫障蔽。里。春風舞。寧。宇宙間。景象。公。諸。宇宙。桃。自。鮮。紅。李。自。白。魚。能。淵。躍。鳥。能。飛。冠。者。重。子。何。一。非。莫。春。中。人。哉。

點方鼓瑟。而三子之對。夫子之哂。一一皆在心目中。及三子既出而問。總爲自己印證其心。更是細密。朱子謂曾點見由求幾。

箇所對。皆要著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爲謝。上蔡謂子路求赤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胃中。在胃點着。正可笑耳。忍會點當日未必便有卑視三子之意。

克己復禮一而二二而一。語類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就顏子地分而言。自不必分兩層道理。四勿卽克己而復禮在其中。愚按所爲克己之功者。只是約之以禮。此蓋自博文以後。禮與非禮析之。旣精視聽言動事事只依著禮把禮做箇規矩準繩。則非禮之來便一刀截住。雪消爐焰冰消。日何處更著得己私。蓋約禮是平日做克

已工夫復禮是克己之功到處

集註心常存故事不苟輯語心常存在爲之前愚謂亦在爲之內見爲難卽是心之存而言自不得不訃

敬恭節說統子夏此言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其兄魋意謂君子能盡其在我雖四海之內都是兄弟疎者可親況親者乎何患無兄弟當從自己兄弟看所言極是蓋子夏是守已務約之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二語纔說開去却便收轉籠來末句緊切已兄弟責以修其在我見所患不在無兄弟只在不能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以末句倒逼首二句是勉勵之詞方合良友箴規

至意。

明者心體常湛。如鏡之不受塵垢。故物來畢照。遠不在明之外。明無不至。則光之所及者自遠。所以謂之明。又謂之遠也。於斯三者何先。於斯二者何先。先字是政之緊要急務。不可去者。非先去之。謂子貢之問所去。正欲知其不可去者。去兵則食與信爲先去。食則信爲先。

魯襄公十一年。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三冢各有其一。公室始卑也。昭公五年。又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而歸貢於公。魯君徒擁虛名。有國而無國。已無可行之徹。然而有若

勸哀公行徹決非無可徹之地而漫云徹也且公自言二猶不足二之所出明有貢賦之田在公者也與左傳所載情事不合此誠四書一大疑而先儒都未論及考周之徹法都鄙用助鄉遂用貢助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貢則什一自賦以充國用意魯此時郊外用助之地以爲君卿大夫士之祿者三家盡征之而歸祿於公此祿之所以不頒自公室也其郊內自賦之地以供國家祭祀賓客喪荒羞服芻秣匪頒好用之式者貢賦尙在於公此卽二之所從以出者也有若請行徹法但就徹法中所行貢法其田尙在公家者仍照舊制什而取一耳如此

則與孔子所謂祿之去公左傳四分公室固自不悖而於請徹亦仍說得通也。但書無明文姑存之以俟考。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人辭意自是渾然四項平列不稍偏側。從政之源頭上說。雖對付景公亦天下萬世通行無弊。所以爲聖人之言。若必照陳氏厚施。景公繼嗣不定。側注君父一面。謂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添一則字。便露痕迹。且非君臣父子各盡其道之意矣。當下語氣恐不如是。

質爲樸素。直爲徑遂。是外面氣象。不應說向內。然惟內有忠信之心。而著於外者。一味樸誠。故曰內主忠信。義有化裁通變。本

是怕質直有未合於宜故又要好義然好字仍須跟忠信之心來。

色取仁而行違而字不作轉行違不是力有不副是決意欲違惟專就外面致飾故所行必違而字縮上正成其爲色取

居之不疑最是爲學大病鄉原只坐此爲德之賊學者亦以此而爲實德之害

攻其惡與克己不同己字細微惡字鑱戾克則制勝在我一鼓可以殲滅攻則如臨大敵旗鼓相當彼強則我弱我強則彼弱故須全力以赴破釜沉船勢不反顧然後勝得他來

一朝之忿。不當說。微言人七情中。惟忿怒之氣發之最暴。勢不能忍而勃發於一朝也。

不仁者遠。此不待臯尹既舉之後。明刑弼教。斯道覺民。蒙其澤而服其心也。卽其選於衆。舉臯陶伊尹。方一舉直而天下翕然不變。不仁者自遠。莫或使之而若。或使之矣。

仲弓爲人簡重。問政有崇簡意。夫子告以先有司三事。是簡而居要者。賢才之舉。卽任爲有司。皆得其人。則事舉而過誤自少。三句中。舉賢才尤爲要務。明其政。刑須是賢才在位。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人。卽指賢才同類。相推互相汲引。泰之九

三拔茅連茹。以其黨。征。知之。最真。而所舉亦正。無盡如舜舉一
匪。而及斯伯與並進。舉一益。而熊羆朱虎同登。舉一伯夷。而夔
乃典樂。龍作納言。人各舉其所知。師師濟濟。遂成唐虞。喜起之
盛。此是何等氣象。仲弓欲盡舉一時之賢才。志願非不甚大。然
心自知自舉。則規模反狹小矣。

言不順則事不成。雖有其事。不成箇事也。如祖也。而以爲父。實
不是父。則父不成。父。孫也。而以爲子。實不是子。則子不成。子。只
一箇苟字。便見當不得事。

樊遲請學稼。包咸舊註。謂遲將用稼以教民。原不是欲身親稼。

稽之事。蓋遲之問仁知者屢矣。此問稼圃意。若謂教民稼稽粒食養民亦愛之一端。別宜辨種。亦知之一事。然此仁知之小者。吾儒之學。自當務乎其大。修禮以爲耕。陳義以爲種。人情以爲田。只此是好而大人之事。以備明吾學於禮義信。使民咸喻乎禮義信之教矣。端吾學於好禮好義好信。使民皆習於禮義信之治矣。以此化民成俗。卽是知周道濟之事。視稼圃教民其爲用孰大也。夫子教樊遲。獨言禮義信。而不言仁知者。用已該乎仁知也。此正與仁知互相發。

使四方固重君命。至言詞應對之間。折衝樽俎。在臨時酌其機。

宜有非君所能預及者。所謂命有常而辭無常也。故使臣得自專之。閻氏釋地。引聘禮記。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固自有當。但訓專爲擅。雖本說文。近於罔上。非臣心所安。愚意是專任專主。凡四方應對摺介之屬。不過往來傳辭而已。決斷是非。定立主見。惟使者職有專寄。雖未受命於君。却不謂之擅也。

庶哉之嘆。雖爲衛而發。其實聖人胞與斯民。經綸宇宙之志。無時而或去諸懷。加富加敎。不必粘住衛說。

魯政之逮於私室者。旣久而夫子以爲子有政之對而爭之。似

只在空名上挑剔實則公私家國之辨卽在此政與事兩字中
名分較然他日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別嫌明微一
字不容輕假意亦如是尙季氏而能惕然於此義之不可妄干
何至有歌雍舞佾旅山伐國之事

近說遠來不只說效於此足以驗政之得失其說且來也是政
之得其不說與來也是政之失夫子以此告葉公欲其於此自
考而盡其所以說與來之道

居處謂未應事與人之時先於容貌致其恭者是主靜之功主
靜何以但說容蓋外貌端嚴則心便收斂未有心不收斂而外

貌能端嚴者。此以持身者。持心故爲爲仁。下手工夫。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說本程子。則執事之敬。自是一心在事上。王陽明云。如此則好色便一心在色上。好貨便一心在貨上。成甚箇居敬工夫。一是天理。主一只一心在天理上。其言一心在天理上者。固是。但不是身爲酒色財氣之事。而舉一箇天理來攝持此心之謂主一也。則色之事。豈所語於學道之人乎。須知做居敬工夫者。所執之事。本是天理上事。則謂主一爲一心在事上。自無可議。

行已有恥。四字壁立千仞。見爲士者。不敢一事稍涉苟且。一時

放。刑。架。子。已。字。看。得。甚。重。綱。常。名。教。以。一。身。負。荷。說。箇。行。字。這。
擔。子。已。放。在。肩。上。爲。聖。賢。自。待。之。已。卽。惟。恐。爲。下。流。不。肖。之。已。
愈。策。勵。乃。愈。收。斂。有。恥。不。是。行。一。不。仁。不。義。於。已。實。有。所。玷。然。
後。恥。也。未。行。之。先。方。行。之。際。惕。然。常。存。此。心。此。士。之。所。以。立。志。
狂。者。志。足。以。造。道。狷。者。守。足。以。任。道。正。是。可。至。於。中。行。的。人。聖。
人。思。狂。狷。卽。欲。得。中。行。意。必。也。二。字。寬。其。途。以。相。收。實。嚴。其。格。
以。相。待。不。是。降。志。卑。思。

克。伐。怨。欲。不。行。自。原。憲。說。來。是。從。心。上。遏。抑。制。伏。得。住。然。有。工。
夫。便。認。作。治。心。之。學。故。疑。爲。仁。不。知。仁。則。拔。去。病。根。不。行。則。留。

根在內。無論檢制稍疎。一旦決裂。可憂只就當下有此四者。循環起伏。胷中都是私意。如何可謂之仁。

南宮适問羿。羿禹稷却只論列其事。而無問辭。其論羿。羿也。善射。盪舟。有絕人之力。而皆不得其死。是所以不得其死者。正在善射。盪舟。而負其力也。其論禹稷也。躬親稼穡。毫無憑藉之地。而卒有天下。其所以有天下者。正以稼穡而布其德也。力不可恃。而德無不報。此固理與數合。往事已然。後世數或不可知。而理自不能易。聖賢亦只論理而已。在适之言。本無所疑。而夫子何必更溢一辭。此夫子所以不荅之故也。又於其出而特贊美。

之說破尙德聖賢同一救世漢心

能勿勞乎勞字非怒不悅而撻之之謂勞則善心生不使佚也
誨與諫亦異說命曰朝夕納誨無時不進善言不待有過而諫
也

處貧難處富易註只就境遇言也無怨無驕其所造正自不同
貧而無怨雖不及貧而衆者却已勝於無怨所以難若富而無
驕則知自守者便能之故較貧而無怨爲易難易當不止以境
之順逆言

輯語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薄之之辭此中有抑折子路得

意處或未確人未易成子路問箇成人儘有不敢自恃其才質的意思夫子亦可以爲成人兩句首節是以古之成人勉子路所未至次節是以今之成人許子路所已能

諂而不正正而不諂發明春秋所以褒貶殊致之義五霸桓文爲盛人皆以城濮之役比于名陵踐土之盟並于葵邱而春秋于齊桓每多嘉美之詞於晉文微寓刺譏之意名陵書次書盟不欲戰而猶近乎王城濮書戰書及必求勝而急欲圖霸葵邱之會則申明王者五禁踐土之盟乃使天王下狩一是正一是

滿篇正分而春秋之義以明

忘君事變。當是兩意。子路疑管仲之未仁者。只是忘君理當死。而求生是害仁也。事變一層。當在下章。又相內。

不能死。又相之。子貢之意。謂管仲既不能死。已自負糾。又相桓公。則罪尤甚焉。語雖側重。又相却非寬其不死也。疑不當以不死爲猶可。

俱本公叔文子家臣。文子薦之公朝而爲大夫。此大夫俱所以名也。洪氏註自不錯。若謂大夫之家臣亦稱大夫。春秋時固有之。然是僭稱。亦曰家大夫。屬大夫。無臣大夫兩句。自不相連屬。況論語爲孔門弟子所誤定。得春秋遺意。一字不輕假。豈容案

臣而予以大夫之號。當時果有是稱。記語者必削之。故子不主毛氏閻氏之說。至謂侯國三卿。下有下大夫五人。稱臣大夫。則更謬矣。五大夫。是三卿之貳。而非臣屬。如孔子嘗爲下大夫。豈是三家之臣。由求爲季氏臣。曷嘗稱大夫。

天理人欲。是君子小人分界處。從此各向一條路上去。理無窮。欲亦無窮。從天理一邊走。一日精進。一日從人欲一邊去。一日陷溺。一日至於各造其極。而爲舜爲跖。真是懸絕。勢無中立。不能上則下。故君子必爲謹之于其始。而機惟善轉。反乎下卽上。故小人猶可挽之於其終。

本文以古之學者。今之學者。分別爲己爲人。實則以爲己爲人。分別古之學者。今之學者。蓋世運雖有升降。何至學術亦分誠僞。究竟誠僞之所以分。不閱乎世運。夫子蓋爲學者之用心警焉。

紹聞編。非向裏爲己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篤志進修。肯身克己。常如不及之人。必自謂過之已寡。欲寡未能。前輩分兩層看。但玩欲字而字也。字神理。又須合說。一念欲其寡。又一念慮其未能。兩念交併。互乘於一時。方見古賢臣一種反己飭躬惕厲不遑之意。蓋其未能卽其欲寡之心。所迫而形焉。此與夫

子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同一乾乾惕若之心

易艮象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邱氏云凡人所以易至於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止矣不出其位正以思曾子所稱無以字與易義不同當從思之易出其位轉入艮義君子觀艮之象而安於所止不爲出位之思

君子思不出其位集註去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是曾子因夫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言而稱艮象以申其義蓋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便是出位之思君子惟思不出其位故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夫子之言與曾子之言相因相足則上章重

出却爲下章緣起。下章自應跟上章說爲得。

夫子自道也。蓋謂夫子是從躬行心得之餘。實見得知仁勇道理無窮。故不敢自居自道。應如是解。不須說謙。而謙字意自在內。

逆億是有心猜測。先覺如明鏡之懸。物來畢照。自不須逆億。周子所謂明則不疑者也。逆詐億不信正坐不能先覺之故。但世又有不逆億而不能先覺者。三句不是直下。故以抑亦字略反上文。

上達天理工夫只在下學。語類未到上達。只在下學。愚謂聖人

雖。到。上。達。仍。是。下。學。蓋。達。無。止。境。則。學。無。盡。期。聖。人。隨。處。有。下。學。故。隨。處。有。上。達。

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遇。雖。不。同。而。其。志。切。匡。時。初。不。欲。辟。不。得。已。而。辟。之。之。心。一。也。辟。世。者。無。道。而。隱。註。謂。如。伯。夷。太。公。自。非。忘。世。如。長。沮。桀。溺。之。徒。至。辟。地。辟。色。辟。言。夫。子。俱。爲。自。己。寫。照。遇。愈。窮。而。志。愈。恚。矣。

晨。門。知。其。不。可。而。不。爲。聖。人。知。其。不。可。而。爲。之。爲。之。二。字。中。有。憂。時。濟。世。深。心。有。旋。乾。轉。坤。力。量。晨。門。雖。是。譏。諷。却。道。得。聖。人。心。事。出。

聖賢有此已。直是乾坤父母而爲之宗子。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已字中該括太極西銘道理。說脩已亦便。包大學明新止至善工夫。窮神知化踐形惟肖。皆脩已之事。而敬則自古帝王歷聖相傳之心法也。語類云。敬徹上下。下學是此敬。上達亦是此敬。但說脩已而安人安百姓。固非不足。卽到安人安百姓。亦非於脩已以敬有所增加。敬不是空空持敬。脩已中大有事。以敬是做脩已工夫。要將敬來做骨子。

春秋之始。諸侯無王。春秋之終。諸侯無霸。定公八年。晉師盟衛侯于剡澤。涉佗成何。搜衛侯之手及挽。靈公以是爲垢。叛晉。後

與晉數有戰伐之事。問陳固非無爲。但是時衛當急圖者。自在紀綱不立。而祖孫父子之倫。皆失其序。主器無人。禍亂將至。夫子告之以俎豆之事。其旨微矣。

說統云。一貫之解。有主理說。有主心說。心卽具此理之心。謂是一心可。謂是一理可。愚意只主理說。爲是。所謂萬殊而一本者。只是此理一。卽性與天道也。惟道理源頭本一。故可以貫得許多零碎道理。若主心說。卽陸子靜王陽明一派。但靜坐澄心。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將不用學識工夫。更貫箇甚。

言忠信行篤敬。皆由中達外。所以無不可行。此要于張。返己務

內不是侈言之廣遠。再一反轉說。語意尤激。原是加一倍。輒策也。此節虛言其理。工夫在下節參前倚衡兩句。

參前倚衡。註云念念不忘。常若有見。只渾舉大意。然將兩句分看。立與在與。境地不同。却各有意義。立者靜象也。見其參於前。則靜而存。在與動時也。見其倚於衡。則動而存。動靜交養。舉其暫以該其常。夫然後三字是難解。

史魚四書釋地。史爲氏。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衛有史狗。史鮒。並史朝之子是也。然集注云。官名者。魚之父。朝與魚並爲史官。而以官爲氏。史爲官名。却非誤註。

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不曰則隱。而曰則可卷而懷之者。此非徒身隱不仕之謂。卷是卷簡甚。懷是懷箇甚。有生。平所抱之道。在以其無道有可卷。而懷。知其有道有可出。而行。與夫子之用行舍藏爲近。故曰合於聖人之道。

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不細玩。只是藉賢仁以輔仁耳。不知嚴憚切磋。貼事字友字言正。所以用力。本文事字友字。卽爲仁爲字。乃居是邦而利其器也。蓋夫子爲悅不若己者。下砭鍼。仁賢固重。尤重事之友之上。以成其德。以字是著力字。就當下說工夫。不說收效。

夏時殷輅周冕。日行日乘。日服。皆有監古效法之意。樂則韶舞。另又不同。如蒙引云。用樂則用韶。而及其舞。用字說得易。與上三項不分輕重。已山謂夫子心契韶樂。實有見於其所以盡善盡美者。乃高望而遠志。曰樂則韶舞。以則字作虛字。爲心摹手追之辭。固見鄭重。然水流雲在。江上峯青。此下當不更著一語矣。愚意則是則倣之。則與行字乘字服字。原只一例。而則字尤。是著力字眼。德必如舜。治必如虞。則字前。先有箇源頭本領。則字內。亦須習其音。知其數。聲容節奏之間。自有合同而化無幾微。不似處非一時可以規仿得來。

遠慮。不是舍其近而徒驚乎遠也。聖賢有深沉之識。精密之思。智周乎天下。豈反忘乎几席。謀及於經久。豈反忽於目前。故遠慮而可無近憂。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申之曰。事未來。故慮常暇。豫事既至。故憂常急。迫暇豫則精詳。所以免於憂急。迫則無措。所以不及慮。君子是以貴思慮而預防之。

義以爲質句。爲一節之綱。行之出之成之。三之字皆指義。程子曰。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確鑿不移。末句。註云。乃君子之道也。是責成之。意。玩本文哉字。是贊美口。氣。責成意。已在上四句中。

見闕一不可到得如此是過養純熟無美不臻所以贊其爲成德之君子自不當屈經以從傳

朝聞道夕死可矣沒世而無可稱之實則猶未聞道也與草木同腐世上如未有這箇人所以君子疾之

求諸己求諸人己山謂與爲己爲人相似愚按與爲己爲人不同爲己爲人就心上說此下兩求字見君子於自己身上事實用過功來小人於徇外爲人之事亦無用過功來求字內汲汲忙忙惟日不足各有工夫在

周比和同驕泰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君子是周非比是和非同

是泰非驕與小人相反。而字不作轉語。此章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爭黨卽矜羣之過。矜易失之爭。羣易至於黨。而君子不然。而字却有一轉。註故以然字代而字。語意自非直下。

吾猶及三字。本是幸辭。以此見先王流風未遠。遺澤尙存。轉入末句。眞無限感慨。然亦正從今日已亡返思。前此猶及俯仰上下。不過數十年之間。而世風日下。人心彌復。不古愈覺。可歎衆惡。非獨道高毀來。德修謗興。未必果是當惡。衆好。非獨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未必果是當好。卽使所惡所好。皆是但我。不察而徇衆。爲好惡。則何以見其有可好可惡之實。故兩必察。卽學。

者窮理工夫。

集注。人心有覺。故人能大其道。本張子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只是理。全靠此知覺。方發揮得此理出之意。愚意。人能宏道。不獨在心之有覺。蓋人有精神力量。能主張運用。發揮此理。卽孟子所謂才者。也能字。須以有覺兼有爲言。義始備。

註。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似小處。君子有不能者。文集却言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則是君子非不能。但人不可以此知君子耳。所以不可小知。正爲其可大受。而字不作轉語。受屬君子。知其可受。仍就觀人者言。

辭達而已矣。所達者何。是指所言之理。集註辭取達意而止。意字原包得理字。立辭之意。固是要明理也。富麗。不是言之多。乃過於粉飾。愈粉飾則理愈晦。故辭只取達理。不尚富麗。

聖人動靜語默。無往非道。於師冕之見。而誠心曲體如此。分明繪出因物付物道理。卽此一端。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全身俱現。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是就此日之天下而論。周轍既東。王降爲國。定哀之聞。愈益孱弱。周室之不能復振。概可見矣。雖使夫子爲東周。不過齊魯宋衛之邦。諸侯各君其國。則各舉其國。

之政正名分而定紀綱使大夫還其政於諸侯而禮樂征伐之大諸侯上告天子而已觀於相魯三月墮三都出藏甲汲汲於強公弱私之事可知政在大夫是天下通弊亦魯國之大患是節書卽夫子變魯之意後文祿去政遽早已返照入江矣故下章獨言魯事而意又單承自大夫出說來也

三愆之有先儒皆以爲不能養之於素愚意尤重臨幾不能審察聖人以此警人是要人隨時檢點求其所以得免於愆蓋爲躁爲隱爲瞽以待于君子而始見在君子雖不便加責備而侍君子者柰何而不自覺察也然則侍于君子正學者省愆之地

而言及之。言未及之。望顏觀色。非卽爲省愆之方乎。至於時然後言。疑非聖人不能。集註故列之圈外。

謝氏有言。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三戒。因血氣有消長。而分屬之少壯老。亦是就其欲之偏勝處致其戒。

大人體天命。不只是體之於身。凡天秩天叙。天命天討。彰之爲禮樂制度者。皆是君子畏大人。如孔子之憲章文武。謹守其法。皆所謂畏大人也。

氣質之不同。集註雖分四等。其實最下一等。不關氣質事。學與不學。自在乎人。同一困也。能學便不至爲下。不學遂不得爲次。

所爭只在學不學之分。玩一斯字矣。字見列之爲下。總由不學。聖人定不欲以氣質限制斯人也。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語類亦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思。這一件是皆主。臨事說。雖思誠之功。無間動靜。然未事之先。只有存養工夫。省察自在。當幾。

舉夷齊以與景公相形者。只是一貧一富兩相對照。見稱與無稱。總不係乎此耳。必謂舉夷齊主讓國一節。與齊景相形。恐或不然。蓋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景公莫之問於義。固不是。然或勢有不能。夫子亦豈欲景公必爲夷齊哉。此與不爲衛君。

章義自有別。夷齊異處。註無明文。其讓國固是異。諫伐而不食。周粟亦是異。不得指爲本文所無。與本義無涉也。

明文衡王直十辯。謂夷齊叩馬之諫。爲史遷附會。閻氏釋地。亦謂恥食周粟。本無其事。不知史記所載。固多謬悠之詞。獨此伯夷列傳。爲得其實。夷齊履商之土。食商之粟。爲商之人。知有商而不知有周者也。忽見武王伐紂之師。殊可驚可駭。馬前數語。直欲以身抗周師。千古奇人有此奇事。至於商祚亡而商之首陽獨存。以夷齊一餓得之。史稱殷故臣伯夷叔齊去周。隱於首陽山。不食而死。此是當時實事。奈何疑史遷并疑夷齊哉。

陳亢初疑夫子私子繼又以爲遠子。不是謂遠子者便不私子也。觀其沾沾自喜。一似詩禮之教不聞於夫子而聞於伯魚。向所未聞而今始得聞。謂卽夫子所以私子者也。至其以爲遠子者在獨立趨庭上看出見得君子既厚其子而又泯其厚子之迹。自謂善窺聖人。故獨矜心得。鯉以爲二亢以爲三也。

語類陽貨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孔子亦瞰其亡而往拜。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愚意夫子於此亦無所爲幸不幸焉。蓋遇則塗人之事耳。夫子塗遇陽貨原只以塗人視之。貨固無所幸。夫子亦無所不幸。瞰亡往拜見而不見也。道。

塗猝遇遇猶不遇也。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閻潛邱謂兩曰字。仍是陽貨語。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余因將本文反覆玩味。連讀數過。始而疑。繼則信。獨惜潛邱徒取証于史記留侯對漢高語。謂與此文法相同。而不就本文索解也。按節末。諾吾將仕矣一語。曰字上獨有孔子字。記者以此爲孔子之言。別于貨語。可知上兩曰不可。仍是貨言無疑。若前曰字。卽作孔子答語。則曰不可之下。接入貨言。何無曰字。以別之。且又何以獨於章末一句。謂之孔子曰乎。蓋陽貨詞甚。

簡傲。觀其謂孔子來。曰。予與爾言。渠意中自有一番議論。兩路烘逼攏來。可乎。曰。不可。若諷焉。若諭焉。只作代爲忖度。欲解免而不得。然後說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兩言欲使孔子速仕。夫豈先爲問答之詞。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唯字重。讀急。讀見上。智下。愚白。不可移。唯字輕。讀緩。讀見非上。智下。愚無不可移。人總當慎于所習。

周室東遷。故曰東周。爲東周則舉文武之政。使東周之時。復見西周之治。此聖人自言素志。其字乎字作懸空想望語。如有用我。不粘住公山。爲東周。亦不限定魯國以東。魯爲東周。

恭寬信敏惠。固是指點五者之目。亦卽有能行工夫在內。教子張於此。做求仁實功。心存理得。不是閉門兀坐。空存心而理自得也。須從能行。見其心存。見其理得。恭則不侮。以下五句。正能行實驗。見五者之與天下相關。則字不是鋪張效驗。須將不侮得衆等。效俱攝入上一字中。以此自考其能行與否耳。

堅則不磷。惟不磷故可磨。白則不淄。惟不淄故可涅。磨愈見不磷。涅愈見其不淄。不磷不淄。乃所以爲堅白。子路以不磨不涅爲不入。夫子以不磷不淄爲不入。

公山佛佾之名。能如聖人則可往。不能如聖人則不可往。不磷

不溜。夫子所以聖。不磨不涅。子路所以賢。

周南名南。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見其切於人而當爲。然篇中却不言如何脩身。如何齊家。須人自去諷詠玩味。於言外見得爲字。橫渠南軒皆主躬行說。朱子謂只是誦讀講貫。蓋周南名南所以咏歌文王脩身齊家之效。非有實事可以見諸躬行。謂之爲者。自不外誦讀講貫。而玩其辭。審其音。以識其性情之正。因之自正其性情。則脩於身而被於家。躬行自在其中矣。蕩與忿戾。猶是狂與矜一路。不過從而甚之耳。至直之與詐。明明相反。此句加而已矣。三字是深惡而痛絕之詞。條辨謂而已。

矣。總承上文。愚以爲專貼本句。見挾私妄作。尤爲世道人心之變。

惡紫惡鄭聲。惡利口。語平意側。聲色之害正顯而易見。孔王之害治。隱而難知。強詞足以奪理。巧言足以亂德。不至覆邦家不止。故其害爲尤甚。三句自不平列。蒙引亦謂上二句起下一句。聖人親切指點。要學者於聖人身上體認。說箇子字。便是無言之言。予欲無言。憑空下此一語。便已包得末節道理。

顏子與言足發。發從身上發。揮見諸行事。子貢曰。不言何述述。只口頭傳述學些說話。所以一則爲德行之選。一但居言語之科。

時行物生。與鳶飛魚躍。同一化育流行。發現昭著意。但中庸言
道之費。此言理之實。義略有別。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卽時行物
生。日用動靜上。無往不宣。著昭示出來。要學者從當前道理實
實落落體驗領略。

人心之用。見於所爲所爲。卽心所用。若乃飽食終日。是其志氣
昏惰。懶散偷安。卽無所用心之性情意態。難矣哉。三字。子於若
輩代爲活歎。痛下砭針。博奕猶賢。雖是加一倍警惕。亦卑無高
論之詞。章意須從淺近處說。士人讀書窮理。因是能用其心。卽
百工技藝農圃醫卜。各有所爲。亦便是所以用心爲字重所字。

亦重所卽指所爲之事言。不是以空持此心爲能用也。大全息養瞬存靜坐主敬諸說似太深。非對付飽食人語。意且恐墮入元虛。無所用心者得藉口。

君子義以爲上。明是不尙勇的意思。義所當爲則爲。義所不當爲便不爲。君子只見有義而已。並不帶著勇字。蓋以抑子路好勇之心。若見義必爲。而勇在其中。作員足語固可。却非正旨。

南軒張氏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言不遂其所望。便易怨也。此但說得遠之一面。女子小人素不讀書。不知定分。故一與狎昵。最易不孫。近與遠皆爲不可。所以

難養

古者嬪御宦寺。多寡皆有定制。慎選必其良善。而內治則聽於后妃。宮禁則領於冢宰。皆是知其難養。而所以善其養之之道。然原本君身。註義爲尤。得其要領。文之亦保。亦臨。武之作箴。主敬。莊以涖之也。周南之逮下。立政之知恤。慈以畜之也。莊涖固非遠之。慈畜亦非近之。見人主一起居。頻笑皆闕性情。學問焉。方孟旋云。君子所以持性命之正。而導陰陽之和。必自左右密邇之地。造其端。已山謂較註中莊涖慈畜二義。尤爲正本清源。其實是從註義推廣言之。卽小見大。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

固是放開眼界。推言功化之極。却非莊慈二義上更有箇本源也。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此誠正本清源之論。可與註義相輔而行。

前言斯亦不足畏。爲後生加鞭。此言其終也已。爲當下致警。

延平答問。朱子言殷有三仁焉。某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爲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卽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按微

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爲。重。先。賢。既。有。成。說。箕。比。所。處。之。地。本。同。惟。紂。欲。死。之。則。便。當。死。紂。欲。囚。之。則。便。當。囚。人。臣。事。君。如。事。天。生。死。惟。其。所。命。而。已。此。意。延。平。偶。未。之。及。

景公不用孔子。魯論不載晏嬰尼谿之沮。所以專責景公。桓子受齊女樂。記者不書定公周道之遊。所以深罪桓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而晏嬰沮之曰。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孔子之學。非晏嬰之所能知。此尼谿之所以見沮也。馮氏謂晏平仲得政已三世。夫子之齊。景公數問政而悅。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恐非核實之論。蓋

平仲亦賢大夫。子在齊與之交八年。嘗稱其久而能敬。使其蔽賢竊位如此。豈足稱善交。惟是嬰之輔其君者。皆霸術而夫子所言則王道。其以爲迂闊而難行也。固宜。

受齊女樂。謂墮三都。出藏甲。桓子已心忌之。故樂有是齊人之間。明受其餌而不辭者。此亦後世深文。觀於其卒。造言必名孔子。知當時非必果有忌而欲沮之心。然則其所以受女樂者。惟是聲色富前。遂至蠱惑其心志而不覺爲齊所愚也。故尹氏只以受女樂而怠政事。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言之。卽此已定。桓子罪案不必過爲刻責。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一語中見聖人乾坤父母民物胞與之心蓋夫子周流列國栖栖皇皇正以爲斯人也人固不可避夫子尤不忍避憂樂同之吉凶共之其生平一片熱腸却因桀溺避人兩字不覺盡情吐露出來

蓀竹器韻會云蓀芸草器蓀字從草不從竹毛西河亦謂註云竹器仍舊註而誤不知蓀本盛草之器而以竹爲之故曰竹器朱子自有當因思荷蕢之蕢註曰草器當亦是竹器而用以盛草以其質言則曰竹器以其用言則曰草器非有二也此本細事於理無甚關係可無深辨耳

道之行不行係乎時。義之行不行在乎已。大人知道之不行而不仕。原其不仕之心。直廢却君臣之倫。便是無義。夫子知道之不行而欲仕。只此欲仕之心。正爲君臣之倫。不可廢。便是行義。道雖不行。猶欲存此義於千古。君子行義之心。初無分於道之行不行也。

伯夷叔齊志在黃農。志在虞夏。以身存尚此身。可以餓。可以逸。而千古君臣之義。必不可一日而絕。叩馬一諫。足抗三千之軍。士人百之諸侯。武王不得而臣。周召望散不得而友。所謂不降志辱身者如此。至於兄弟讓國。夫子稱其求仁得仁。不着絲毫。

矜尙之意。疑與此無涉。

虞仲非仲雍。據黃氏日抄。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何爲反序。次於夷齊之後。此固一說。愚按。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其事本與夷齊爲類。伯夷叔齊旣同爲逸民。使虞仲果仲雍。則列虞仲於逸民。豈得不先泰伯。輯語泰伯不稱逸民。知虞仲之逸。不以遜國。愚則曰。泰伯不稱逸民。知虞仲之名。非仲雍也。虞仲實仲雍之孫。周章之弟。史記世家。漢書志。皆云武王克殷後。封周章之弟仲於虞。以其封虞故名。虞仲固確鑿可據。朱張王弼云。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此謬。

蓋其行事無攷。故名雖列於逸民。而夫子置而不論。或曰。記者記此七人。本以夫子之言而記之。則於此疑有闕文。是亦一說。顧涇陽言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竊意小心二字。不足盡孔子夫子無可無不可。是聖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有不可之事。無可無不可之心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無可無不可矣。

或問。天子凡四飯。諸侯三飯。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疑未確。本文四飯缺。適秦固明有四飯矣。又有謂夫子正樂而去其一。則何以不去四飯而去初飯。尤見穿鑿。魯樂官自亞飯

始者以不去故不書。或云蒙引固有是說。子能證其言之果是乎。曰。但以下三節比照。便可見也。凡樂之作。必八音具舉。鼓人鼓人磬師而外。魯庭典樂之官。猶多此。獨記方叔與武與襄。亦只就去者言之。觀彼知此。自不當以魯無初飯爲疑。

河內晉地。漢中楚地。入河入漢。應是河之側。漢之濱。正猶下文海之爲海。島不應實指其地。曰河內曰漢中。

君子不弛其親。不可以零雨東山。三年破斧。傷心往事爲言。非獨魯與三叔同時並封。伯禽之國在三叔流言之前也。元公開國之初。訓詞深厚。規模宏遠。自着不得邊際語。

焉能爲有亡。語類以人言。或問卽以德與道言。當主或問。集註
有所得有所聞。兩有字。卽本文有字。德孤而道廢。則有之不足
當有可知。再我焉能爲亡一句。是加一倍。寫亡不足。輕愈見有
不足重。

學志問思。橫渠以學爲先。明道以思爲要。語類博學是箇大規
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始末並重。又一條重篤志。雖皆有至理。然
不如集註四項平列。各自有工夫。愚又按學問義理自外入。篤
志近思工夫從自己心上做。本文兩而字似皆側重下半句。博
學矣而又篤志。則學非泛鶩。切問矣而又近思。則非但藉他人。

講解纔是鞭辟近裏而心不外馳。

學以致其道。非但是篤志而不奪於外誘之故。前言往行天下事物之理。具載於書。猶工之有肆也。學焉而格物致知。身體力行。深造而自得。所以能致其道。

三變與溫屬章意稍別。溫而屬三句。屬在溫內。不猛在威內。安在恭內。是渾舉之詞。見聖人德性渾全。此是遞爲形容之詞。言聖人神妙不測。儼然以貌言。溫以色言。屬就言說。須分看合看。交互看。方盡變字之義。然望字卽字聽字。都是從旁擬議。在君子原一時皆有。故紹聞編謂與溫屬章足相發。

厲字。若依本字。作嚴厲峭厲。便不似聖人之言。確則爲確鑿。爲堅確。是是非。可否。有一定不移之意。然不似色之一於和。故亦爲變。

子夏言人當謹乎。大綱常名教。所關甚鉅。不可少有差錯。如物之有閑止而不過。以下句足上句。小德猶可出入。益見大德斷不可踰。閑出入只略過不及。不是馳逐放軼。蓋子夏本是箇謹小慎微之人。卽如下章教門人以灑埽應對進退。初不謂小德竟可放失也。但就中較量大德爲尤不可忽耳。

難能與堂堂一例。難與並爲仁固。卽從堂堂勘定。未仁意亦要

從難能看出爲子張指示病源。雖有然而一轉。語氣一揚一抑。但上句亦不全是美之。子游言此。正欲其務爲切近。以致力於仁合兩章。皆是所以箴規不涉譏諷。

情非犯罪之由。乃犯罪之實。所以喜者。爲既得其實。無可遁飾也。若推上一層。由於上失其道。致民於罪戾。自覺可哀可矜矣。則字雖緊接如得其情句。所以當哀矜。却在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誰非赤子。誰爲民牧。旣不能固其心於未散之前。使之不犯。又不能救其死於有罪之後。而使之得全。爰書一定已無生理。則哀矜之心所當自有。出於哀矜者。刑賞皆忠厚之至。以爲可。

喜者舉念于天地之和。一矜一喜。心之仁與忍所由分焉。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
者。雙峯饒氏謂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之。恐未
確。蓋此道字。只就文章禮樂說。文章禮樂至文武而大備。故獨
舉文武以爲言。

天之不可階易見。夫子之德之不可階難明。故下節又以得邦
家言之。立之立。道之行。綏之來。動之和。此是聖人所同而斯立
斯行。斯來斯和。尤見神速。正如天之生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
風雨。而變化蕃茂。凡物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末節似從上節推。

開實是申說上節終言如之何其可及明繳上文不可及句上
下只是一意蓋其神化之不可及正見其德之不可及也

天下非聖人之所得私故堯之禪舜必推本於天孟子言天與
其說蓋本於此允執其中一語補堯典所未載

允執其中聖學該於此治法該於此遠古未聞而自堯發之序
書所以首及陶唐而論孟終篇歷叙道統治統亦斷自堯始
舜之禪禹也希之終王之始世道人心不無稍變此人道危微
之辨所以視堯之命舜而加詳然允執其中一語爲歷聖相傳
之心法天不變則道不變雖萬世不能易也故亦以命禹

大賚。不但是賞功。大封諸侯之意。二字原本武成。大賚於四海。句來如親親。賞功尊賢育才。養老慈幼恤孤。周急皆是故曰大賚。必言皆善人者。見會朝清明。商周革命之際。一轉移間。天下皆已回心向化。固無不善之人。而因亦無不富之人。武王只富所當富。非以散財發粟爲收拾人心之計。此其所以爲大賚也。下句是申解上句。與書義微不同。亦非善人尤加厚之意。

欲仁得仁。就取民說者固非。若專言在己之仁。又與間政無涉。朱子固言治已治人其理一。此仁字卽王者必世後仁之仁。主教化上說。必先治己者。仁天下之本也。如堯舜精一執中。便至

時雍風動。所謂欲仁得仁也。雖帝王仁政。教養兼舉。然養民一層。已在惠而不費條內。無容夾入。

大學

明明德。傳文引堯與湯文爲證。聖經章句。於氣拘物蔽之後。因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特就常人言。蓋大學之道。是統天下後世。以垂教。入大學者。雖聖凡一致。而爲學者立說。則庸衆居多。故從昏昧後。本心有所開明。處做明之之功。

新民之止於至善。是說自己。所以新民之道。亦要止於至善。此不就民說。觀於傳文引周頌。賢觀樂利。歸重前王身上。可見。

欲明明德於天下兩節一逆推一順遞先后皆是說工夫七而后正申明上節六先字一在字之意以次節爲功效者非是明明德以天下爲量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要只是已德之明於天下納新民於明德故大人新天下之民直謂之明明德於天下

格物卽致知工夫舍格物無以致知非如上文各條是兩項事逐節有工夫故不曰先而曰在

自天子節從上文欲明明德於天下說來當重天子就本節從天子推說到庶人自字以至字意尤側在庶人庶人無新民之

責而猶必以脩身爲本者。庶人亦有家齊家必先脩其身。其本一也。言庶人而人之類盡。一切字皆字之義自透。

皆自明也。一句只是結上。並非起下。自明言工夫。非以自明對下新民。章句結所引書本。但言結上傳者。就三書而推其意。謂聖人猶以自明爲要。見責無可諉。功無可貸。印合聖經在明明德。要學者以三聖爲法。自字重讀也。字掩長讀。意旨遙深。若對下新民說。義反淺耳。

盤銘觸目警心。功無間斷。本與太甲常目在茲之意相似。而傳者引來。一是釋明明德之事。一是對新民立說。兩引湯事。章旨

自各不同。此蓋以已德之新。起下新民。謂如湯之日新又新。自新所以立新民之本也。觀此愈知前章皆自明也。一句結上而非起下。不然意旨重複矣。

苟日新三句。章句只作兩層。首句是工夫起頭。苟字重讀。下二句連看。只是接續做去。無間斷意。然玩本文三句。自各有意義。苟日新。固是刻志奮發。革故鼎新。施功之始。日日新。便是繩繩繼續。日復一日。連續做去。又日新。又字却恐久而生怠。功弛末路。又特提起精神。尤自振作。必無一刻間斷。是自強不息。緼蠻黃鳥。毛傳緼蠻小鳥貌。本文黃鳥上加小鳥貌三字。詞意

之不順可知。豈得謂當從毛傳乎。孟子嘗謂許行。南蠻貊舌之人。南蠻蠻字。明謂人言似鳥語。不可分辨。此章句。緝蠻鳥聲之所自本也。非獨長樂劉氏。曾訓作鳥聲。惟邱隅。邱本土之高者。詩傳隅角也。固是此。乃曰岑蔚之處。從鄭註孔疏而誤。

赫宣宣著盛大之貌。章句偶一倒轉。解者遂致驟混。不能分析。竟謂赫是宣著。宣是盛大矣。不知詩傳固明言宣宣著也。則赫爲盛大何疑。赫之所以爲盛大者。赫則儼然人望而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大觀在上也。赫爲盛大。本是易曉。故詩傳赫字不更註解。而但訓明宣字。謂之宣著者。盛德積於中。而光輝發於

外令色令儀。可法可則也。威儀字亦恰好。分貼威可。長貼赫兮。而盛大說儀。可象貼喧兮。而宣著說。

明明德。至民不能忘。是明德之止於至善。新民之止於至善。章句各爲點睛傳文。疑未顯出。然引詩釋詩。前節五者字也。字後節此以字也。字尋吟咏歎其旨自在。隱躍問。

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故天下之物。可卽吾心之明格之。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故又不可徒恃心知。而必於天下之物格之。莫不有知。知字卽良知。知字使無此良知。則格致工夫亦無用。

處。朱子於此二字。原不一概抹煞。然專靠良知而無格物之功。則又無以窮天下之理。豈有當於聖經致知之義。

語類云。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言理則無可捉摸。言物則理自在。要人就事物上理會。方見得實體。此對王陸兩家格致。只就心上說者。恐其墮入元虛。補傳却又以窮理言者。心外無理。理外無物。窮理兩字。是格天下之物。致吾心之知。中間交合處。所以然之故也。格物不是詞章記誦。博涉泛鶩。而不求其理。所以纔明彼。便曉此。此對俗學淺學說。格物致知。除去兩種。乃見聖賢真旨。

誠其意。不言在致知者。窮理工夫。以知至終。自修工夫。於誠意始。故註云。自修之首義。則相承功。必特舉。

誠意工夫。說得細。自欺亦要推論到細微處。已山謂實字。且對虛字看。不對僞字看。虛只是不能滿其當。好當惡之量。纔有幾微。不至處。便是虛。僞則徇外爲人。如下節云云。又欺之甚者。慎獨爲誠意。下手工夫。困學錄云。八條目。開門啟鑰。在致知。爭關奪隘。在誠意。而慎獨。尤是做誠意工夫。所爲爭關奪隘處。蓋獨是意之方起。欺與慊。從此分。誠其意者。戒欺求慊。須從這箇關頭。把守得牢。不放過去。纔能占住地步。以下可以施功。

呂豫石云。認得獨字真。纔可說慎。獨不是閉門兀坐。凡大庭廣
 衆。千萬人在前。我念一起。人不知。便是獨。從下節閒居獨處。獨
 字。剝進一層。解獨字已精。朱子章句。則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
 知之地。此知字是一念方動。而實與不實自己之明覺常應念
 而來。此正獨中一點靈光。最先最具。故以知字解獨字尤精。
 章句以審其幾。與中庸章句。幾則已動。雖同一幾字。但彼是善
 惡之幾。此是虛實之幾。好善惡惡之念。都是善念。蓋此意字從
 格物致知後。既知善當好。惡當惡。意是好意。不是不好的意。所
 以皆要誠。

爲不善無所不至。就獨處時說。不善尙在意。其始只一念不謹。以至倏忽變幻。無所不極。其至有非言思擬議所能盡者。且未說到事爲上。

所視所指兩所字。只是虛字。因學錄云。是實境者。言幾之已動。而不可掩實理如是。非以所字爲實境也。所字連視字。指字。視字。指字。實所字。虛輯語。謂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卽其所也。直以所字作獨字者。非。

傳文本是門人述曾子之意。此又引曾子之言。以爲證。加曾子曰。三字。見曾子戰兢臨履。平日工夫。於慎獨上得力。故其言獨。

中境界尤極危悚切至兩所字一其字平字痛切提撕至今讀之有形有聲

上引曾子之言以明獨之可畏而不可不慎其義已完末節遠跟此之謂自慊來慊則心無愧怍真覺得天地非大吾身非小所謂快然自足也卽所謂廣大寬平也由是根心生色自然睟面盎背施於四體有不言而喻氣象章句以胖爲安舒就氣象上說賁勝鄭註胖猶大也蓋大只膚革充盈凡能飲食之人皆然豈有德之潤身者足當此心廣體胖四字四書釋地引鄭以斥朱謂安舒是泰字之義非不謂然抑當思朱子一生工夫學

下○心○之○不○存○而○遂○無○以○爲○身○之○主○。乃○實○就○用○上○說○。章○句○亦○下○一○
察○字○纔○是○察○於○用○之○行○。然○曰○敬○以○亡○之○。此○心○常○存○。仍○從○靜○時○說○
來○。靜○而○敬○。則○靜○而○存○。動○而○敬○。則○動○而○存○。無○間○動○靜○。纔○可○謂○此○心○
常○存○。未○子○所○以○言○存○省○之○功○。只○一○片○段○做○去○。○
有○所○是○心○之○滯○辟○。是○情○之○偏○。

本○是○一○樣○說○身○不○修○。一○以○視○聽○食○言○。一○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
敖○惰○言○兩○章○分○屬○有○不○同○者○。視○聽○食○著○於○身○而○不○知○檢○。由○於○心○
不○在○此○。見○心○與○身○相○關○。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好○惡○之○情○。施○
於○家○而○不○加○察○。因○以○家○不○齊○。此○見○身○與○家○相○關○。言○各○有○當○也○。

敖惰本不當有北溪陳氏曰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愚按敖惰與畏敬反當指奴僕之類是下一等人故自可以簡慢些若只平等亦敖惰不得治國必先齊家孝弟慈三者却又跟修身說來齊治平皆以修身爲本也。

興仁興讓一節本是治國之效傳文言機者效猶須乎推致機則動於此卽應於彼伏而未發原有必赴之勢發而卽至亦無少待之候如此二字極言迅速

以上數章言誠意言正心修身恕之本已立不言恕者誠正修

只反己自治。未暇及於治人。至此章教人。是治國之事。而實地工夫。總從身上做起。故特拈出恕字。

恕是推己及人。上文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已明是說推了。然曰所藏乎身。不言推而言藏。又從求諸人非諸人。反轉說到己身上來。以此章是重動化也。

或問小註桃夭二詩。言家可以及國。順推也。曹風一詩。言國必本於家。逆溯也。恩按桃夭言之子之宜家。已是教成於國。由文王后妃關雎麟趾之德。起化於家。而後能及於國。正是逆溯上宜其家人。屬之子下宜其家人。就后妃說。與下節覆舉宜兄宜

弟。以。一。人。言。者。有。別。曹。屈。其。儀。不。忒。是。身。之。修。正。是。四。周。是。教。
於。國。脫。中。間。教。家。一。節。傳。者。特。爲。補。出。則。自。身。而。家。而。國。仍。是。
順。推。

修身齊家治國。重在正心修身齊家各上一截。上一截工夫既
到。則。下。一。截。道。理。自。通。故。傳。文。說。上。一。截。工。夫。爲。多。獨。平。天。下。
章。但。於。首。節。上。老。老。三。句。從。家。國。相。通。說。來。見。國。與。天。下。人。心。
亦。自。相。同。引。起。絜。矩。之。道。清。出。章。首。二。句。之。意。餘。則。反。覆。說。絜。
矩。都。是。平。天。下。之。事。蓋。平。天。下。境。地。愈。闊。不。惟。動。化。得。來。須。有。
絜。矩。之。道。以。處。之。

矩是硬板子道理。絜之而於同處正見其有不同。又於極不同處使適得其所。同須有個道焉。因說恕有未盡。故又說絜矩。絜字中截長補短。收關就養。正多變通活法。

章句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均齊方正等語。絜矩之義。本以身所處之地言。如有三層之樓。三人各占一層。我處其中。則在第三層者。卽上也在第一層者。卽下也。左右是橫開。說故曰廣狹。前後是拽直。說故曰長短。然本文上曰使下。下曰事上。上下以位。言前曰先後。後曰從前。前後以時言。左右曰交。以同列言。章句無禮不忠。從使字事字生來。依文訓義。又自有當諸所惡句惡。

之者我也。卽此是矩。毋以則是。以我之所惡而絜之於人。

絜矩之道。但言所惡。只說得半面。於理未全。蒙引云。人情處順。易忘處逆。易覺。故就所惡上說。說統亦略相似。愚按。所好所惡。是一反一正。纔明彼便曉此。傳者隨舉以見義。非別有故也。章意本好惡平說。樂只節好民好。惡民惡正。絜矩之實。絜矩爲經。好惡爲緯。全章皆是言絜矩。總不難好惡說。理財用人亦以此二字作線。

能絜矩者。以己心爲民心。而知民所好所惡之皆同。因卽以民心爲己心。而使民所好所惡之各得。章句但言後一層。而前一

層意自該得。

因有德而至有財。上文方說德。下便說財。恐人以德與財連看。有重財意。傳者特爲剖析。分明說箇本末二字。德者平天下之本也。故所當慎。財者平天下之末也。故不當務。雖平天下原不廢財。然須知此是末耳。自不可謂德爲財之本。則爲德之末。蓋公私理欲。如黑白東西。併合不攙。若說德爲財本。財爲德末。德與財。猶然分畫不開。

爭民言與民爭利。施奪言施攘奪之政。橫征厚斂。以剋剝民財。正外本內末之事。上句以專利之心。言下四字乃填實上文是。

財之所由聚而入之所爲悖也。

兩是故相承說下悖入悖出是民亦起而爭奪財聚民散在上下兩節夾縫間上既奪民之財則民情自然離散所謂不敢言而敢怒也。到財殫力窮民不聊生有不反其道以行之者乎。所以悖入必悖出也。一步進一步可見上爭民施奪不便是民亦起而爭奪。

章內好惡本平說引秦誓一言有容之人見當好一言媚疾之人見當惡下節放流屏逐單承媚疾一段來者自古善惡不同途邪正不兩立姤卦一陰能使五陽立脚不住況乎羣蒙衆蔽。

幾口交攻。忠良善類。其有不爲所中傷者哉。故去小人。所以安君子。而能愛。卽在能惡之中。已傳文能愛先於能惡。卽惡以成其愛。是放屏之事。因愛以致其惡。是放屏之由也。仁人欲保全善人。所以深惡於媚疾之人。兩人字分頂上文說。或問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使不得稔惡於其地。幹入能愛。却非正旨。不能先。不只是不速用之意。是不以舉賢爲急務。而用之不能盡其長與。不能專其任。皆是退不能遠。是投閒置散。將來復有實緣。干進之患。是舉猶不舉。退猶不退。惟其牽於人欲之私。而不能果決。故曰。命曰過。而註以未仁。斷之。

絜矩之道是平天下之道。故謂之大道。註言修己治人之道。蓋未有治人而不本之修己者。此旨已於君子先慎乎德一句提明在前。絜矩原從慎德來。以下但言絜矩自包慎德在內。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忠信所以慎德。故能絜矩而得此大道。驕泰是不慎德。所以不能絜矩而失此大道。或問固言忠信者。絜矩之本也。不得謂失道單承絜矩。讓其遺却修己一層。

有土有財。就天地自然之利。言生財之道。則是平天下之君子。裁成輔相爲萬世理財之大法。故亦曰大道。

平天下。聖經言明明德於天下。傳文只重不專利者。蓋能公其

圖書解頤書

卷二

聖

利○于○民○則○天○下○皆○得○遂○其○興○孝○興○弟○不○倍○之○心○而○民○德○之○新○可○知○矣○